

Skinner's Box

教化场

之

理罪

心

Crimind Minds

雷米 著

Skinner's Box
教化场
Crimind Minds
心理罪

雷米
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教化场 / 雷米 著. -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8.9

(心理罪系列小说: 2)

ISBN 978-7-229-00175-9

I. 教… II. 雷… III. 犯罪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2629 号

教化场

JIAOHUACHANG

雷米 著
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 划: 夏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刘玉浦

特约编辑: 罗亚晴

封面设计: 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sales@alpha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8.75 字数: 270千

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录

序 教师节 /1

还没等她碰到那束鲜花，就看见小罗从花束后面抽出了一把刀。紧接着，她就感到一个冰凉的物件插进了自己的腹部。

第一章 孤儿院 /4

“我能不能知道……”周老师斟酌了一下词句，“你为什么要资助廖雅凡？为什么单单是她？”

第二章 重逢 /18

“哦？”方木一扬眉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邵伟，“会告发我么？”

第三章 悲悯 /29

“不。完全不需要任何费用，”姜德先急忙说，“我免费给你辩护。相信我，我能保住你一条命。”

第四章 天使堂 /37

周老师蹲下身子把她抱起来。“是的。”他环视那些期盼的脸庞，“你们，每个人，都是天使。”

第五章 罗家海的故事 /47

“罗家海，我恐怕要违背我的承诺了。”方木慢慢地说。

第六章 方向 /54

他失声叫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！你是——”

第七章 审判 /57

“那么请你告诉我，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，你对被告人罗家海是否同情？”整个审判庭忽然变得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方木身上。

第八章 地下迷宫 /62

工作人员已经拉开左面那扇门，回过头来说：“跟紧点，刚才就有一个警察跟丢了，半个小时都没走出去。”

第九章 越狱 /72

田队长目瞪口呆地看着，他很清楚，眼前发生的，是C市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，他更清楚，C市有史以来第一个脱逃的在押犯罗家海，已经在路口的那一侧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第十章 巧合 /79

任何人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，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律师也不例外。

第十一章 教化场 /88

罗家海坐在一群名字怪异的人中间，气氛一时有些沉闷。Q小姐给他倒了一杯茶，罗家海道谢后端到嘴边，犹豫了一下却没敢喝。

第十二章 痕 /95

直到父亲的房间里传出平稳、均匀的新声后，杨展才让自己的耳朵离开了房门。他还穿着白天的衣服，丝毫没有即将就寝的样子。

第十三章 Q小姐的故事 /99

“就好像——所有的人都在看着我，而我，赤身裸体。”说完这句话，Q小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第十四章 伤痛的演出（一） /103

“对。我们都要彻底摆脱过去，”乙先生的声音虽低，但是不容辩驳，“这就是我们聚在一起的理由。”

第十五章 伤痛的演出（二） /110

孩子没有听到母亲在身后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惨叫，他的大脑已是一片空白，只是死死地盯住上方巨大的黄色毛绒身体。与他对视的，是一颗破碎不堪的头颅。

第十六章 仪式 /118

虽然两起案件在抛尸地点、作案手段、被害人特征上都毫无相通之处，但是现场的那种仪式感却如此相似。这究竟是自己的错觉，还是确有关联？

第十七章 车祸重现 /125

四名身着白大褂，抬着担架的救护员匆匆登场，他们把“昏迷不醒”的小于抬到担架上，小伙子的一只手软弱无力地垂下来，随着救护员的动作来回摇摆着。而此时，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色出现了。

第十八章 迷失与证明 /135

那闪耀的火花，痉挛的身体，渐低的惨呼，毫无疑问是那个邪恶仪式的最高潮，而之后的抛尸于迷宫，又是这个仪式的完美结局。

第十九章 伤童 /141

方木隐隐觉得两者之间还是有些牵连，它们的背后仍然是两个神秘的仪式，虽然这两个仪式的内容还不得而知，但仪式的“复仇”和“证明”的象征意义，却让方木深信不疑。

第二十章 工具 /147

“我觉得……”鲁旭摇头笑起来，“……我觉得我当时就光着屁股站在台上，杨博士指着我说，这小子的家伙不好使——我就像他展示自己睿智的一个工具一样。”

第二十一章 回忆 /155

不知为什么，周老师的目光一下子黯淡下来。“不一样。”他看看西方越来越低的太阳，喃喃地说，“我和你不一样的。”

第二十二章 J先生的故事 /160

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，在失去家庭之后，这种欲望似乎反而更加强烈。我继续想尽办法偷女儿的内衣自慰，然后在夜里躲在卧室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。

第二十三章 他和“她” /165

从模特的身形来看，“她”应该是一个小女孩。塑料模特穿着一条鲜艳的紫底白花裙子，“双手”垂下，按在死者的两条手臂上。

第二十四章 挽回 /172

赋予物品强烈的代入感，并且极为缜密地安排细节，这恰恰是仪式的特点。

凶手要表达的情绪渐渐明晰：他要阻止这种针对幼女的性行为。

第二十五章 失乐园 /179

“只是搭档？”T先生激动地站起来，“当我们知道教化场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命运就已经连在一起了。否则我们也不会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救罗家海！”

第二十六章 跟踪 /193

“你小子这下可以大显身手了。”边平终于开口了，“还记得那个玩具熊里面的头发么？是罗家海的。”

第二十七章 H先生的故事 /199

突然，他跳起来，端起面前的托盘就朝自己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。茶壶和茶杯乒乒乓乓地滚落到地上，滚烫的茶水也泼了他一身。

第二十八章 实验 /203

如果这个假设真的成立的话，那么这个互助杀人组织的其他人，会不会也与这个心理实验有关呢？

第二十九章 折翼天使 /208

她是天使堂里年龄最大的孩子。其他的孩子只是对拆迁的后果懵懵懂懂，廖亚凡却知道天使堂一旦解散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——她将再次失去一个可以暂时栖身的地方。

第三十章 枪 /215

几个特警队员应声而动。方木低下头，一边拭去鲁旭嘴边不断外涌的血沫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没事……没事……你一定要坚持住……”

第三十一章 捐赠者 /225

方木疲惫地闭上眼睛。黄润华一定掌握着很多秘密，可惜，他永远也说不出来了。

第三十二章 斯金纳的箱子 /233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方木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“用训练来培养人类的个性进而影响行为——就像训练动物一样？”

第三十三章 所谓命运 /243

话筒那边一阵沉默。良久，罗家海低声说：“我觉得不对劲，我和其他人，可能被乙先生利用了。”

第三十四章 绝路 /257

方木无语，沉默着点燃一只烟，看着她慢慢地穿上外套，突然说道：“罗家海死了。”

第三十五章 计中计 /266

“对了，有件事忘记告诉你了。”杨锦程对陈哲充满揶揄地一笑，“周振邦没死，前天我们还在一起聊过天。”说完，他就把面如死灰的陈哲扔在办公室里，转身出去了。

第三十六章 尘土归尘土 /281

他更没看到杨展手里握着一支转轮手枪。满脸泪痕的杨展无声地抽噎着，通红的双眼里漫出无尽的绝望与仇恨。

尾声 一些城市背面的镜头 /287

孩子一动不动地看着那片废墟和其上忙碌的人群，片刻，他低下头，在地上散落的子弹和弹壳间翻找着，最后挑出一颗子弹塞进弹仓。

序 教师节

午后的城市依然雾气蒙蒙。空中似乎飘浮着不明质地的尘埃，轻浮，却很有质感。将城市分割得七零八落的公路上，宛如钢铁洪流般的车队缓缓前行，仿佛也被这沉重的空气压得不堪重负。这个被工业重度污染的城市正呈现出一天中最懒散的时光。

此时，洪流中的一滴水偏离了原有的方向，沿着立交桥陡然急转而下。穿越了如蛛网般错综复杂的街道后，停在了一座老式三层建筑前。

写有“C市电视台‘圆梦’栏目组”的车门被猛然拉开，几个人跳下面包车，手脚利索地忙碌起来。

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边用手拢着头发，边问司机：“是这里没错吧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又回头问导播：“跟秦老师约的是几点？”

“两点。”导播翻看着手里的录制计划，“老太太说要先收拾一下屋子，免得乱七八糟的太难看。”

女子看看手表，“嗯，差不多了。咦，小罗呢？”她四下张望着，随后走到车前，敲敲车窗。

“下来啊，你还愣着干吗？”

一个面色阴郁的年轻人坐在车里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这座三层建筑。听到女子的呼唤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放在后座上的一束黄菊花走下了面包车。

女子已经握着话筒在楼前摆好了姿势，嘴里叨叨咕咕地练习着台词。看见小罗还是站在原地不动，她不耐烦地挥手示意他站在自己身边。

导播示意开始录制后，女子的脸上迅速出现了职业化的笑容。

“观众朋友们，我是圆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关丽。我们现在就在小罗的初中班主任老师——秦老师家的楼下。过一会，我们就要带着小罗去看望他一直想见到的秦老师。”她把话筒递到小罗面前，“小罗，今天是教师节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，你即将看到曾改变你命运的恩师，请问你现在激动么？”

小罗面无表情地盯着镜头，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激动。”

关丽对小罗的表现很不满意，脸上却依然是一片笑容：“嗬嗬，小罗同学大概是太激动了。即将看到多年未见的恩师，我想无论是谁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心情。那么好，就请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，一起去拜访这位可亲、可敬的好老师吧。”

随着导播的一声“停”，关丽脸上的笑容也无影无踪，她皱着眉头对小罗说：“小罗，你刚才的表情太硬了，你得表现出那种迫不及待、兴奋无比的心情。别紧张，放开点。”

小罗没有搭话，全身僵直地握住那束花，一动不动地盯着楼上。

“还有这花，黄菊花……”关丽撇撇嘴，“算了，现在也没时间换了。”

她挥挥手，“好了，上楼吧。”

穿过狭窄、肮脏的楼道，一行人停在了3楼左侧的一扇铁皮门前。导播示意要拍一组进门的画面。一切准备停当后，关丽的脸上又恢复了笑容，抬手敲门，摄像机也随之运转起来。

“谁啊？”一个苍老的女声在门的另一边响起。

“我们是电视台的，请问秦老师在家么？”

门开了。一个瘦小枯干的女人出现在门旁，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，眼角的余光不时偷瞄着镜头。

“快请进，快请进，”瘦小枯干的女人说。

这是一套老式的二居室，室内的物件虽旧，但是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大家都站在客厅里，本来就狭窄不堪的客厅显得更加拥挤。秦老师看着一脸堆笑的关丽和闪动着红光的摄像机，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。

关丽拉起秦老师的一只手，声音甜美：“秦老师，首先祝您节日快乐。今天我们还给您带来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——”她朝人群中一指，“就是特意来看望您的学生。”

小罗从摄像师身后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捧着那束黄菊花。他站在秦老师的面前，默不作声地上下打量着秦老师。

不是事先说好了首先来一个热烈的拥抱么？关丽使劲瞪着小罗，作出一个“上去”的手势。

小罗没有理会她，忽然开口问道：“你是秦玉梅老师？”

秦老师被小罗的举动弄得莫名其妙：“是啊，你……”

“造纸厂子弟初中的？”

“是啊，你是哪一届的学生？”

小罗的表情忽然放松下来，他甚至笑了笑，“我不是你的学生。你认识沈湘么？”

秦老师眉头微蹙，好像在记忆深处竭力寻找一个遗忘已久的名字，“沈湘……沈湘……”忽然，她脸色大变，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小罗没有回答，只是把手上的花束向前一送，秦老师下意识地伸手去接，还没等她碰到那束鲜花，就看见小罗从花束后面抽出了一把刀。

紧接着，她就感到一个冰凉的物件插进了自己的腹部。

第一章 孤儿院

方木从银行的柜台里接过一张凭条，上面清楚地记录着 800 元已经汇入了这个账户。方木草草地浏览了一下，随手把它撕得粉碎，丢进了垃圾桶。

走出银行的大门，方木看看手表，已经快 3 点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决定不回厅里。与其坐在办公桌喝茶水到 5 点，还不如在外面转转。

上了车，方木才发现这忽然多出来的两个小时让自己有些茫然，该去哪里呢？他把手搭在方向盘上，目光投向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。那些硬冷、色泽暗哑的建筑此刻在一片黏稠的灰色雾霭中若隐若现，天空显得比往日更低，似乎在缓缓压榨这城市所剩无几的汁水。

没来由的，方木想起了某种果实，甜美，鲜艳，又脆弱易碎。他收回目光，发动了汽车。

半小时后，汽车停在了城郊的一条小路边。方木跳下车，走到路边的一个院子前。

这是一个占地面积约 800 平方米的院落，透过铁栅栏，能看见一栋二层楼房矗立在院子中央。院子里被细心地分割成几个区域，正对着楼房的是一大片空地，摆放着两架秋千和几排水泥长凳。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在互相追逐奔跑着。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，一边晒着并不存在的太阳，一边提心吊胆地看着在她脚边绕来绕去的孩子。

空地两边是划分整齐的菜地和花圃。绿叶配以鲜花与果实，一派生机勃勃的样子。即使在这昏黄的天色下，仍然让人感到由衷的愉快。方

木手扶着栅栏，脸上不由得露出微笑。

眼角的余光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。方木转过头，看见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正以和他毫无二致的姿势，手扶着栅栏朝里面张望着。

孩子注意到方木正在观察他，也回过头来。那是个小男孩，头发有些卷，脸上的肤色白皙，但是脏得厉害。身上穿着拖拖拉拉的校服，一个大大的书包歪歪扭扭地挂在肩膀上。方木冲他友善地笑了笑，“放学了？”

男孩慌慌张张地躲开方木的目光，过了一会，又偷偷地瞄着方木。方木觉得好笑，索性转过脸来认认真真地看他。男孩显得更加不知所措，他红着脸扭过头去，小小的鼻尖上开始渗出汗水。

小男孩紧张的样子让方木觉得亲切，他决定逗逗这个孩子。方木扫了他的书包一眼，忽然板起面孔喝道：“贺京，你的作业写完了么？”

男孩吃了一惊，他退后一步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方木，眼中满是疑问，“你……你怎么知道……”

方木笑了，“我当然知道。”

男孩一脸惊惧地看着方木，忽然恍然大悟般从肩上卸下书包，书包的侧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“贺京”两个字。

“原来你看到了这个。”男孩咧开嘴笑了，然而，那笑容却宛如一个孩童捉弄了自己的同伴，“其实我不是贺京。”

说完，男孩就一转身，跑掉了。

方木一愣，刚要开口，就听见身后有人叫他。

“方警官，你来了？”

方木回过身，是那个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，她朝男孩消失的方向看了看，“怎么，你认识那小孩？”

“嗯？”方木很吃惊，“赵大姐，那孩子不是这里的么？”

赵大姐摇摇头，“不是。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没事就到我们这儿来转悠，也不进来，就站在外面看。我一出去跟他打招呼，这小孩就跑了。”

“哦。”方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“周老师在么？”

“在。”赵大姐一指身后的院子，“在菜地里干活呢，我去叫他？”

“不用。”方木忙说：“我过去就行。”

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挽着裤脚，蹲在菜地里忙活着，双手沾满了泥土。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来，随即就有丝丝笑意爬上脸庞。

“你来了？”

“嗯，周老师你好。”方木在他身边蹲下，“忙什么呢？”

“嗨嗨，给果苗松松土。”

“这是什么苗？”

“草莓。自己种的，味道不一样。你上次不是也尝过了么，不错吧？”

方木的嘴里立刻泛起一阵酸甜的味道，他咽了一口唾沫，“还行，就是稍微有点酸。”

“哈哈。”周老师大笑起来，“你吃到的已经算好的了。这帮小兔崽子，等不及熟就往下摘。”

他费力地站起来，看得出由于蹲的时间过长，脚有些麻。方木急忙扶住他。

“哎呀，没事。我手上有泥，别弄脏你的衣服。”

方木没松手，一直把他扶坐在水泥长凳上。周老师伸直双腿，右手在大腿上不停地揉搓，发出一阵哼哼哈哈的呻吟。

“周老师，腿不舒服？”

“‘文革’时这里受过枪伤，天气一变就会酸痛。哦，谢谢。”周老师接过方木递过来的香烟，点燃了深吸一口，美美地吐出来。

方木也点燃一根烟，边吸边看着空地上的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奔跑、追逐。

“今天下午没上班啊？”周老师问道。

“哦，去银行给你们汇款了。反正回去也没什么事，就过来看看。”

“嗯。”周老师扔掉烟头，转过头来很认真地对方木说：“我替亚凡谢谢你。”

“应该的，周老师。”方木忙说，“你一个人撑起这么大个孤儿院，也够为难你的。”

周老师笑笑，又问道：“还是要替你保密？”

“对。”方木点点头，“一直到她读完书，找到工作为止。我现在工资不高，每个月暂时只能拿出这些。不过如果亚凡需要钱，你可以随时通知我。”

“我能不能知道……”周老师斟酌了一下词句，“你为什么要资助廖亚凡？为什么单单是她？”

方木盯着眼前袅袅升起的烟雾，半晌，他低下头，“对不起，周老师。”

“嗨嗨，这没什么。”周老师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你帮助廖亚凡，总不会出于恶意。嗨嗨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”

朝门口望去，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孩子正走进来。方木有些慌乱，起身要走，却被周老师按住了，“她又没见过你，怕什么？”

他朝女孩挥挥手，“廖亚凡！”

廖亚凡仿佛受到惊吓一般猛然停下了脚步，看清是周老师在叫她，顺从地走了过来。

“周爷爷好。”廖亚凡向周老师微微鞠躬，又把目光投向方木，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就冲他点了点头。方木眯起眼睛，微微颌首。

“放学了？”周老师笑眯眯地打量着廖亚凡，“作业写完了么？”

“在学校就写完了。”廖亚凡笔直地站在周老师面前，一只手反复地摸着书包带。

“嗯，好孩子。晚上记得帮一楼的小勇补习一下数学。哦，对了，喜欢这个新书包么？”

廖亚凡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，“喜欢。”

“哈哈，那就好。快回去休息吧。”

廖亚凡红着脸答应了一声，转身轻快地跑掉了。可是她并没有像周老师嘱咐那样回去休息，5分钟后，廖亚凡就把一个盛满土豆的大铝盆端到院子里，一个接一个地削起皮来。

算起来，廖亚凡应该16岁了。她的五官酷似其母，不用仔细分辨，方木就能从她的眉眼中看出孙梅当年的模样。只是她的表情沉静淡然，带着同龄少女脸上罕有的忧戚。别的女孩都在家里吃零食、看电视、上

网聊天的时候，她却在守着一盆土豆准备几十个人的晚饭。从她熟练的动作来看，廖亚凡经常参与这种繁重的劳动。想到这里，方木的心里有些微微的疼痛。毕竟，他和廖亚凡被剥夺的童年有关。

有时，廖亚凡的动作会忽然停下来，就那么拿着刀子和土豆，呆呆地盯着前方几米的地方，几秒钟后，又埋头奋力削皮。而后再次发呆。偶尔抬头的时候，会遇见方木一直盯着自己的目光。方木冲她笑笑，廖亚凡并无回应，而是心慌意乱地低下头去。

放学的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孤儿院，院子里逐渐热闹起来，各种年龄段的，健康的，残疾的孩子们在院子里走来走去，大声嚷嚷着。有的在高声谈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，有的在追讨白天被抢走的糖果，还有的拖着鼻涕蹲在墙根下傻笑。

廖亚凡已经削好了所有的土豆，端着盆子走进了小楼。而楼顶的烟囱，正冒着越来越浓重的黑烟。很快，院子里开始飘出土豆熬白菜的香味。周老师拍拍手上的泥，“小方，留下吃饭吧，虽然简单，但是也别有风味。”

方木摇摇头，他不能想象跟廖亚凡同桌进餐该是多么尴尬的事情。她虽然完全不知道她妈妈救了两次的人的模样，也不会记得她宛若公主般站在男生二舍的走廊里的时候，身边匆匆而过的某个无动于衷的男生，但是方木仍然无法说服自己以一个资助者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女孩。

正当他要给自己的婉拒寻找借口的时候，手机很合时宜地响了。

“方木，你在哪儿？”边平的声音很急。

“外面。怎么了？”

“15分钟之内赶到宽田区造纸厂宿舍！”

方木刚想问问具体情况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他不敢耽搁，匆匆跟周老师告别后，就跳上吉普车，拉响警笛，疾驰而去。

宽田区是本市的旧城区，曾经是重工业企业的集中地。在环保意识还没有在城市中盛行之前，这里曾经一片繁荣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，工厂的迁出，宽田区逐渐变成了被高度城市文明遗忘的角落。随处可见的平房和三层小楼已经显得和城市格格不入。但是无论在新城区还是旧城区，人们的好奇心都是一样的。